

讓王第二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絃歌於室顏回擇菜于路于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絃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求吾語之

丘首

郭氏略而不論

呂註自顏闔御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子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年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於人偽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叙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為難猶且為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為易可知矣

窮通也

碧虛註可謂窮矣是觀其迹以窮通在時未知道本也松栢遇霜雪而益茂聖人遭患難而不移以桓公文公越王之事證陳蔡之阮實由文顯道以事彰也天高地下喻仲尼之道大道德猶金石一調而不可更窮通猶琴瑟曲終必改調是知窮通在人猶風雨寒暑天理之常也許由謝堯而枯槁於潁陽共伯辭位而得志乎丘首仲尼不懼蔡陳之阮柴立乎二間之間也

難乃見聖人此所以為幸夫子復琴而絃歌一安於命而不損其樂子路執干而奮舞悟理而心悅不知手舞足蹈也子貢曰數句讚夫子之道大難窮道德於此義當是得上文可照許由共伯之

自樂其樂亦以得此道故也丘首山名碧虛照江南古藏本和栢之茂也下有桓公得之苦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三句故其註云又共伯得下有志字窮於商周商字說之不通諸解遺而不

論獨厲齋及之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勉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

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平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遷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手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

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者不受其操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辱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蘆水

郭註士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志尚清避高風避世與貪利殺命者固有天地之降也舊說曰如下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謀夫

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焉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固當付之堯舜焉湯耳波然無係汎然從眾得失無繫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呂註見後章

疑獨註舜與湯一道也舜順得而湯逆取順者由天而之人逆者及道而入德舜讓

北人無擇見其復命之深又言湯伐桀得天下以讓下隨務光示湯無心於天下所以伐之者為民非為己也伊尹相湯伐桀之事具載於書而湯讓天下未嘗經見莊子製名以寄讓王之意

碧虛註潔身之士以榮為辱若北人無擇者上可與仲武為儔下可與子陵為友不以物挫志者也若下隨務光者不臣亂世逃之而已何遽至於自沉蓋有激于後世也

厲齋云舜讓其友他無經見亦是寓言強力有作為忍垢奈汚辱下隨務光古之隱者自沉之事亦不可考

舜與無擇友也必知其可任故讓以天下為無擇者不受則已或逃而去之何至自投清泠耶蓋指舜之居畎畝而遊堯門以為辱行則其立志可見何舜之不知心所期愈下也湯將伐桀有為方銳下隨務光無為者也而湯因之以謀是欲適越而北其轅也後得伊尹乃成

伐桀之功歸而讓卡隨隨非特不受而已又恥其見汚而自投稠水洎讓務光務光數其非仁非義非廉之悖道卒不受其祿不踐其土而負石自沉此三子者皆高節厲行剛介不回自古有死又

冥恤焉故南華舉此以激勵頹俗云竊詳本章大意舜禪之事雖不見他書以得之於讓而施之讓盡善盡美人無間言若湯之讓恐非其本心無以逃天下之議卡隨務光稠水瀟水之事蓋言其

避之之極存而勿論可也

昔周之興士有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

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開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不必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郭註語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不言其死此云死者明守道以終也

呂註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人之天下與其爵祿又以聞其言處其世為汚辱至於弱餓而死此其於樂道以忘生者益為難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聖賢則於死生之義固遠矣夫死有重於太山

有輕於鴻毛而舜禹之讓其流為之噲殷武之事其末為贖輒聞無擇隨光夷齊之風者於天下後世豈小補哉則死非所愛也而韓非乃云湯恐天下以己為貪乃讓務光恐光受之乃使說光湯欲傳惡聲於

子光遂投河司馬遷亦不信有所謂隨光者韓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與光宜若此蓋許由支父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光夷齊之徒則棄生以殲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義也其為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利則夷齊隨光皆在所斥及論讓王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皆在所貴觀者知此則言忘而意得矣

疑獨註孔孟稱夷齊為聖人以信於後世莊子所載者史臣之言其意蓋欲矯世俗殉物之弊所言不能無過此篇本旨以起高尚遠退之風使貪夫廉懦夫立然亦未能無弊夷齊之弊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蓋不得其時則制行以矯

世亦有以使之然若因時乘理順物之自行則無迹而無弊矣
碧虛註薄朴之世祀神不祈福事君不貪祿與政為政與治為治從人欲也江海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今乃自成自高自利

聖人所不與也。修文王之業，夷齊辭孤竹而就有道，宜荀爵祿者，載采薇西山，養志幽林，其稟性高潔也歟。

厲齋云：析喜猶析福，無求猶無名，與政為政，為而無私，速猶汲行貨，謂以利祿招天下之士，阻兵行險，保威立武，揚行昭其名也。其並乎周言我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不賴，不以為資言二子非欲高節，厲行以為充使，當責有可受之理，則亦受之，唯其於義不可，所以如此。天下閭閻亂也。周德衰，謂周方興而所為，又如此，惡其以知謀取天下也。

夷齊棄君位，往觀於岐陽，蓋慕周之德化，願為聖人，氓共樂無為之化而已。武王使叔旦與盟，而誘以爵祿，豈二士之志哉？故舉神農之世，以證今日之非時。杞不祈禘，社臘郊禘，盡敬以報神，非有所覲望也。則治國無為，可知與政為政，無私於己，與治為治，不擾亂之不壞人，以自成，不卑人以自高，不以遭時自利。

則視人猶己物，得其平，今周見殷之亂而急於修政，幸彼之危而圖之行貨，保威悅眾，要利無異，推亂以易暴也。時闇德衰，與之並世，恐汗吾身不若避之，北至首陽而甘餓死焉。夫餓死之及身患也，節行之虧心患也，心患推之至於冒刑，犯義流毒無窮，身患終於一己，而有足以障顏波興教化者，故民到于今稱之而孔子許之以仁，二子亦求仁得仁而無怨也。今天下閭閻德衰，陳君虛照，江南古藏本作殷德衰，殷德衰，故周滅之也。

郭氏云：此篇本意以起高尚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循入紫庭，時猶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几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貴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喻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

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夷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夷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事矣。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無迹之名也。陸德明云：或謂讓王其意多重生，而十隨務光二子自投于水，何也？曰：莊子之與存乎反本，反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高風，標傲世之逸志，在不降以礪俗，無厚身以求生，雖時有重生之辭，亦終歸棄榮之意，所以深祛塵務之弊也。其次者，被褐啜粥之士，而全道高尚，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冷，終不屈於世累也。

劉綰云：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拒於得已，而不已者，無所不取，無所不拒，近猶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裁之之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

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於貪生愛利顯冥於嗜欲之地猶者非獨有所不為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狷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為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王者域中之大於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於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至於內無我則為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夫身居吠取者無殊致矣

褚氏統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由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弊屣者也子華顏闔曾顏公子年之徒葆真守約不以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魏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能舍王位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實啓有國有位者重道尊生之心清靜無為之教所以

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已殉物者小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夫懷道抱德而為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沉而喪不貲之軀耶蓋士不得中道而稍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篡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沉而後已此非特明其不受又見其不受之極以暴白於後世亦慕名之過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于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為矯亢要名後世者比實以世間德衰不容並立志在出塵高舉抱道獨全雖死美恤若夫為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為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五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盜跖第一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